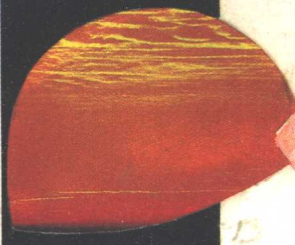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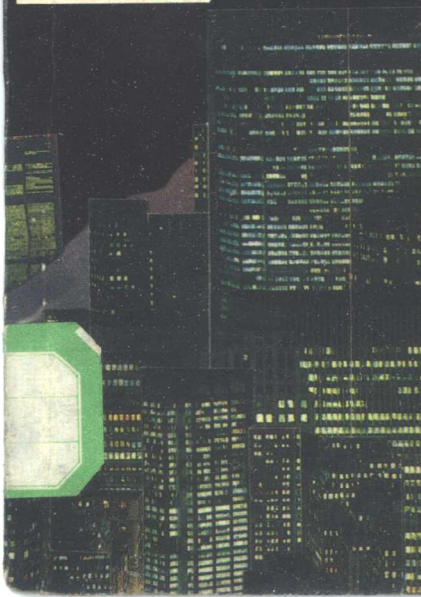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小島黃昏



HONG KONG

(香港) 东瑞



责任编辑：李 林

封面、插图：卢延光 蒙复旦

小 岛 黄 昏  
东 瑞〔香港〕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 
(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--43号)  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广州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 32开本 7.75印张 4插页 173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,000册

书号：10272.58 定价：1.3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香港、澳门，一个迷人的黄昏。

一出哀婉而艳丽的爱情故事，就发生在这黄昏降临的时刻。多少曲折的经历、多少凄丽的人生、多少揪心的伤别，都在黄昏——这接近夜的序幕，跃动着多彩的灯色中开始了新的一章。

这就是香港作家东瑞在这本最新长篇小说《小岛黄昏》里所描写的精彩故事。作者以通俗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健康严肃的爱情题材。书中既有港澳两地青年对生活、人生、爱情的不同追求，也穿插描写了他们的父母之辈在这方面所走过的曲折、艰难历程。同时还通过对异邦及港澳各种人文风情的描绘，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环境里，写出他们丰富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活动。全书故事情节离奇曲折，峰回路转，充满悬念。

## 楔 子

小岛的落日不容易见到，都市里的人们只知道，当海岸的灯纷纷亮起来的时候，黄昏便来临了。

大概只有渡海轮的乘客才观赏到黄昏的美妙，那是夕阳余辉将维多利亚海染成万道金波；可惜，连这种美景也是那么短暂。

白天是繁闹的，夜晚也是繁闹的，只有黄昏有一个缓冲的时候，似乎相对平静和柔和。

天黑下来后，港九便是个灯饰世界。夜生活一开始，街道、商店、一切娱乐场所骤然热闹起来。

距避风塘不远的一间“的士够格”内，烟雾弥漫，歌舞方酣。几十对油脂仔和油脂妹，正按着音乐节拍，紧张地指天笃地，时尔排成队列，有如幼儿园里的小学生排着队上厕所，时尔分开成双双对对，急速旋转，男方将女的高举头顶上，又“放”入双腿之下，从屁股后面拉出来，满头大汗……

油脂男女们正展示自己最得意、自认为最美妙的舞姿，那脚步声颇为整齐，连同音乐一起，使地板、屋子发生共鸣似的，达到了最高度的和谐，“碰、碰”之声震人耳膜。

王嘉强坐在黑暗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切，细胞也跟着跳跃，脸上肌肉不住地随着震动，四面都封闭着，使他感到快要窒息般地难受。

他的目光投射到王娃那位少女身上。她夹在他们一群当

中，跳得正起劲，满脸通红。

轮到每一对男女“竞赛”了。油脂男女们不知那儿请来了两位西洋男女来做“评判”。据在场有人介绍：他俩得过某洲“的士高”大赛的冠军，其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王嘉强对“的士高”一窍不通，他只懂得跳老式的“磋喳喳”、“慢三”、“慢四”之类。按时髦话说，是很“老土”了。要不是王娃约他来，他实在不想来见识见识。

这些油脂男女，头发一律剪得很短，好象被狗啃过似的，脸色苍白，而且身材大半都是又高又瘦的。他们身上穿的，没有领子，象睡衣又象孝衣，王嘉强一时也说不上来象什么，只觉得他们的“形象”或“造型”带着某种反叛性，和这社会格格不入。

只有一点使嘉强很感惊奇的，是他们对“的士高”的舞技相当投入，不但投入，而且达到入迷、沉醉的地步。嘉强就经常在公园、商场门口和人行道上他们的聚合点，看到他们在磋磨、苦练。几乎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拿得出自己独特的“拿手好戏”，可以和友伴一见高低。

嘉强和王娃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，想不到最近通了一次电话，王娃就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。

竞赛的一对对男女，都拿出了最拿手的好戏。

这种混合了体操、武术、舞蹈动作的“的士高”，风靡了世界新潮男女，经年不衰。王嘉强看了三对，感到那确也不简单，有一定的节奏感——他有时想，少男少女将精力渲泄在这里，似乎好过发泄在其他地方

轮到王娃上场。嘉强以全副身心注视着她。

王娃的拍档是一位个子比她瘦小的年轻人，和成熟丰富的王娃不大相配。但他出色的舞技很快将他不扬的外貌掩盖

了去——他那刚劲、利索、刚中带柔、柔中带刚的舞姿，使人仿佛看到了尊特拉毕达的影子。

王娃的身材相当好，不胖不瘦，上身刚发育的胸部略见丰满，腰小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修长的腿。当她旋转时，那舞姿真是美妙极了。

嘉强算是大开了眼界，从前他不知道王娃也会这么一套，他更不曾料到王娃婚后还这么活跃。

嘉强从坐在身旁的一位油脂仔口中知道，王娃这临时的舞伴名字叫尊。

舞池内，尊搬上了十八般“舞”艺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正娃紧密地配合着，表面上看，尊将王娃“玩于股掌”之上，实际王娃悟性极高，反应敏捷，处处应付自如。

他们的配合无隙可击，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……几对人的表演过去了。

嘉强看到王娃走过来，坐在自己的身边。

“没有想到”，嘉强说：“三年前，你还是个小女孩，什么都不懂！”

“现在连的士高舞蹈大赛也敢来显一手了？”王娃气喘吁吁地，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说。

“为什么不把你先生也带来参观？”

“他很老土的，他那里懂得这个？！”王娃摇头道。

王娃轻蔑的口气，使嘉强感到很是惊讶和疑惑。

王娃的先生嘉强不认识。三年前，王娃匆忙宣布结婚消息，使他感到突然。只听说她嫁了个比她大几乎二十岁、可以做她父亲的中年男人。此后，整整三年，不再有她的音讯。今天，因别人的一些事，打电话给她，多聊了几句，一聊就聊出了今晚她带他来这儿看“的士高”比赛的节目。

……十几对参赛者都表演过去。等候评判团评决。

评判员除了那对外国男女外，还有几个这群油脂男女公认的头目。

鸦雀无声。当王娃这一对被宣布为冠军时，突然，场面有点乱了。有人大叫“不公平”、“偏袒”，有人怪喊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骂粗口。不服者，有男有女。他们纷纷跳出来到舞池中央抗议和挑衅了。

人数竟有一半多；嘉强看到，貌似团结的油脂男女们到得这关键时刻，明显地分成两派。

“集体地再比一次，有没有种？”在舞池内不服的一派有人喊道；见另一派迟迟不敢下来便“MUSIC”“MUSIC”地命令放唱片的开放音乐。

震耳欲聋的音乐起来了，疯狂的“的士高”开始了。

王娃这一派见比赛结果被破坏无遗，个个捏紧了拳头，气红了眼；只要他们当中的小头目一声令下，就会齐齐冲下去，和对方杀个人仰马翻。

如在弦之箭，一触即发，场面显得紧张。

嘉强见情况不妙，必有一场打斗发生，就对王娃说：“我们走吧。别等领什么奖了，再过一会，要走也走不脱了。”王娃最初还犹疑不决，此时看到支持自己的这一派听到口哨令就冲下了，会场陷入一派混乱，就同意嘉强的建议，匆匆就走。

就在门口的黑暗之中，突然闪出一位青年。嘉强和王娃吓了一跳。

这位青年说：“对不起，你们跟我来一下。”

说着把他们带到外面人行道，走了三步，在一座街灯下立定。嘉强和王娃此时方看清，这位少年长得很英俊，两只



眼睛很大，透视出一股逼人的光芒，但这种光芒，并无任何恶意，相反，在他的左眼之下，有颗痣——这痣使他的长相受到很大影响，整个表情显得很忧郁。

嘉强和王娃很惊讶，又很疑惑，不知这位青年要干什么？

“你们不要怕！我没有什么目的”，青年说话了：“只不过想和你们交个朋友而已！”

他掏出两张名片，派给嘉强和王娃每人各一张。他们接过来，看到名片上有电话，却没有地址，也没有公司称号，中央只有一个名字：“王德”。

年青人似乎没有什么话说，只注视着他俩，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走了。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嘉强问王娃：“你认识他？”王娃摇摇头，嘉强说：“奇怪——”。

“我也感到奇怪，他也没有跟我们要名片。”王娃说：

“也许我们，不，也许你使他想起了他的一个什么人。”

嘉强笑道。

“什么人？”王娃反问。

“他知不知道你结了婚？”嘉强又问。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认识他。”王娃说。

嘉强看表，时间是夜十一时，就说：“王娃，我送你回家。”王娃说：“也好”。

说着两人往车站走去。经过名店街一间餐厅外面，他们看到里面昏昏暗暗的，雅致的桌面燃着一支一支的红烛。一对对情侣在里面谈心，吃饭。

嘉强说：“对了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先生他不会怎样吧？”

“不会的——他不管我的事。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没有权力干涉。”王娃说。

“哦，你先生真是想得很开！”嘉强笑了笑：“当年你结婚，不请客，也不通知，我真感到突然。”

王娃默默不讲话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当时我爸爸不同意我们……”

走到车站，他们两人等候了一会，一辆大巴士开来，两人跳了上去。车子是开到香港仔的

在车上嘉强不想说话。他虽把王娃当朋友，但三年来，音讯绝无，有许多事要问，反而无从问起。两人默默不说话。将王娃送到家门口，他就回家了。

王德在“的士高格”门口截止嘉强、王娃并派了名片之后，转身就走。内心七上八下，有如井里的吊水桶。他不知道这做法是否唐突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望了他俩。

不意，嘉强和王娃当时也正眼睁睁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并似乎正在议论他。

他尴尬地回以一笑，便转过身来，加快了脚步，消失在昏朦的夜色中。不知怎的，他的精神恍惚起来，仿佛听到可怕的嘲笑声从背后、四周、天际隐隐传来，越来越大。很奇怪，他最近经常有这种感觉，一听到这，心灵就濒于崩溃……

他在车站等车，一会，有一辆车开来，他跳了上去。上了车他迅速蹬上上层。上层只有零落几个人，他随便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。便毫无目的地观看起窗外风景来。

刚才的一幕又闪进脑子里来。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做，为什么要派名片给人家。近来自己的一些举动确有点古怪，似乎都是出于一种下意识。

今晚为什么去“的士高格”？就为了解闷吗？已经三天了，他溜进那里，看几帮年青人在那里跳舞，然后孤寂地出

来，落寞地回家。

他在“的士高格”既不下场跳舞，也不喝东西。

这样静静地看油脂仔和油脂女跳着“的士高”。三天来都如此，究竟要在这儿寻觅什么？他也说不上来。

寻梦？他今天没有好梦可以陶醉，过去也没有美梦可以追寻。在一群跳舞的年青人中，他突然留意起王娃。

王娃的脸孔象谁？象他的女朋友？他从来没有女朋友。恶梦想起来了，王娃象家中一张相片中一个女婴！那个女婴不足一岁，由王德母亲抱在怀中，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，这个女婴是谁？

自从王德懂事起，这个女婴就不曾出现在他们家中。这真是奇怪的一件事。

自己更奇怪，怎么见到王娃，就会联想起这个女婴，也许，那脸孔长得有点儿象吧！

但女大十八变。婴孩和二十多岁的人，变化是很大的。可是，王德自己也感到惊奇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他对王娃产生了一种亲切感。

而后，就在刚才拦住她和嘉强，并派上名片。

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？又为着何种目的？似乎都说不上。想到此，他摇摇头，笑了。内心自嘲着：你是个神经佬。神经佬。王娃和你什么关系，她连电话也没留给你。纵然留了给你，你又想干些什么呢？！

夜正深沉。大巴士开始进入海底隧道。

隧道内车子不多，车子开得很快。隧道顶上那些白灯，灯色极为柔和，不断地向后退；而柔和的灯色将隧道映得晶莹，显出一片静谧。

母亲苍白愁苦的脸容映在车子的玻璃窗上。

这半个月来，母亲一直在病中。他也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照顾她，很晚才回家。他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。

车出了隧道口。再过五六个站，就到母亲的家。王德的住所距母亲住处很近。要不要再去探望妈妈呢？

现在快午夜十二点了。妈妈近三天病有点起色，精神比较好了，可能现在已经入睡了。去探她不肯是吵醒她。让她睡多一些，睡熟一点，病快地好起来，多好呢。不该去妨碍她。明天，嗯，明天一早才去探望她吧。

唉，母亲是很可怜的。王德想，他为过去对母亲的一些不好的态度后悔——一切只恨自己太冲动。

别人大都有一个幸福、温馨的家庭；而他没有。他和母亲甚至分开居住！……

母亲是孤寂的，他呢，也是孤寂的，王德又想。当巴士停了又开，开了又停，几个站过去了，车上的乘客，包厢上层的、下层的，都下光了，他的这种孤寂感越发强烈起来。呵，偌大一个车子，居然只剩他一个人。

他警觉起来了，猛然发疯似地冲下底层。

底层静无一人，但车子依然全速开着，也许负荷甚轻的关系，车身颠簸得很厉害。

王德抓住扶杆，一屁股坐在靠门的位置。

司机此时偶而回头，瞥见他，有点惊异，说：“还不下车？这是最后一班车啦！”

“下个站下车，麻烦你，司机。”

司机不作声，又默默地开车了。王德已见到海边的灯光，站起来，准备下车。

大巴士紧急煞车。王德跳了下来，就沿着通向海边的那条山路走去。

小路两旁，竖立着矮矮的街灯。那灯是浑圆形的，象一个个发光的球，正以其浅黄色的光晕，照射着小路上的沉沉注注。

这条小路，王德不知走过多少遍了。当他去探望母亲，总得经过这条小路。小路上的一草一石，他都清楚，数得出来。小路的这一头，通向交通要道，那一头就是他的蜗居。不管每天在外面怎样逛荡，他或迟或早，总是要回到这海边的楼宇。

一切似乎不大如意，只有栖息之所，叫他留恋。

那是一幢唐楼，他和一个小胖子租了一层，面积不大，但靠海，房间的窗可以看到海景。

房东是个和气的上海婆，志不在收贵租金赚钱，小胖子是八九年前租下这个单元的。上海婆早就购置了自住的一层小单位。在租金猛涨的这几年，她也很少抬高房租，如偶然有起租，也是仅以十元二十元计的。

他们也从未订过什么合约，小胖子就这样住下来。当王德搬进来的时候，上海婆也只是象征性地加了三十元租金。

王德喜欢这个单位，和这个上海婆房东不以租金为重有一点关系，还有，小胖子待他也不错。

他一想起小胖子此刻一定打着鼾，睡得象头死猪了，便轻轻地笑出声来。路旁草丛中，一只青蛙跳过去了。

海风大了起来，王德加快了脚步。

海边一片宁静。海岸有一个角落，用一块块木板围实，里面有个大家伙，长臂伸向夜空，因为没有月色，附近又无灯光，只勾勒出一个黑黑的影子。

这一带近来正在填海，大约又将建新楼宇。王德听说海边他们居住的唐楼和左右那些旧楼，不久也要拆了。

他瞥了那些巨大的黑影一眼，就走近一幢唐楼黑黑的门口——他和小胖子住在顶楼七楼。

当他踏上那已经残缺的楼梯时，听到外面呼呼的风声，忽然又掠过一阵凄凉孤寂之感。今晚夜风很凉，母亲睡觉时有没有盖好被子？她感冒、头疼是不是彻底好了呢？……王德一步一个阶梯，每到一层，就看看那一层楼的墙壁上写着几楼，啊，才二楼；仿佛走了很多很长的路，可是一直没有尽头，而他已感到气喘吁吁，力不从心了。

如果能长期住在这儿，倒是不错的。租金是那么便宜，面积也算不小，环境呢，处在僻静的海边（近来才有一角成了建筑地盘），这真是都市里的一个“世外桃源”呢。

可是今后怎样？何时拆楼？他不知道。

一只无家可归的猫儿，本来躲在楼梯与楼梯之间的小平台上睡觉，大约听到有人上楼梯的声音，突然惊醒，奔到另一楼梯的地板上，立定，用黑暗中闪着黄光的眼睛，又恐又惊地瞪着他；当发现王德继续走上来，它又一闪，不见了。王德平素胆子倒不小，可是今晚，觉得一切都显得有点古怪。他抬腕看表，快午夜一点了。

入屋、进房，亮灯。——小胖子纵然是亮着灯，也可以睡得很熟的。所以王德照样将桌灯按亮了。

换上一套睡衣，就要上床休息。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于是他从书架上取下两罐东西，一罐白糖，一罐咖啡，冲了一杯咖啡，睡不着，那索性提神提神，他想。

坐在桌子旁，听一下收音机播出的音乐吧，他这么想着。当他坐下来，却发现桌面上有一封给他的信。

信封上贴的是澳门邮票。他有点吃惊，他可从来不曾和澳门有什么关系呢！印象中，那儿如今已没有什么亲友了。

他看着信封上的字迹，竟无论如何也猜不透是谁寄来的信，究竟有什么急事。

迫不及待地将它拆了。

信相当简短，是一个署名翁欣的人写来的。大意是说，他经王德一个在澳门的朋友黄江河的介绍，写信给他。翁欣有个女儿，叫翁翠珠的，身体不好，将来香港治病并渡假，希望他能到港澳码头接她、并代为安排一切万分感激云云。

王德想起来了。十多岁时，确有个叫黄江河的好朋友。他们同过学，十分要好过。可是走上社会以后的这几年，因忙碌关系，已经绝少联系了。黄江河不曾来过一封信提起过这一件事。他现在的情况，王德一点儿也不清楚。

王德有点疑惑，可是转念一想：第一，他不是什么富商巨贾，不会有人动勒索的念头；第二，黄江河确是真有其人，一直住在澳门……觉得没有什么怀疑的理由了。

黄江河很久没和他联系了。当然不知道他正处于落魄的境地，最近的日子过得不怎么美妙——接待一位少女，以他的条件是不很理想的：住的只有一个房间，怎么办呢？

翁欣的信没有说明，显然是要他帮忙解决。

小胖子倒好商量，房东也不会刁难，问题是怎么安排好……他一时想不出来。

这么无聊地想着想着，看窗外天色，竟是麻麻亮了。桌上闹钟，已经指着五点。王德吓了一跳，夜的脚步走得那么快，像个技巧高超的溜冰儿，了无声息地、一溜就到天明。

赶紧往床上一躺。听到上层小胖子翻身的声音，他正吐字含混、模模糊糊地念着几句梦呓。

王德笑了，自个儿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小胖子叫宝敦，长相连他自己都感到颇为“不雅观”，

但乐观，风趣，心肠蛮好的。房间是他租的，翠珠来的事，这几日和他商量，谅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想闭眼睡一会，可是依然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王德眼睁睁看着上面的床板发楞。

天亮之后，他想去探望母亲。母亲是寂寞、孤独的……

楞想之中，王德昏昏然睡去

不知多久，当他醒过来，发现上层已没有人。小胖子大约在七时左右上班去了。

桌面上有杯刚冲的热气腾腾的咖啡。杯子下压着一张纸条，是小胖子写的。王德取来看。

那张纸条上写道：——

“德，对不起，你的信没有收好，摊开在桌面上，我未经你同意，‘偷’看了。”

“翠珠来，如果一时找不到地方，我的床位可以让给她。反正你很‘纯情’，对她不会怎么样的。”

“我快迟到了，早餐点心来不及下楼买，只给你冲了杯咖啡。温宝敦。”

王德一口气看完字条，见到小胖子宝敦那小学生般歪斜的字，以及那带点风趣的口气，不禁摇摇头微笑。心想：真是文如其人！宝敦有一副好心肠，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心眼的人。最近，见他情绪低沉，在生活上一一直尽量关心他。

翁欣的信，并没有说女儿翠珠什么时候来，只说，女儿从澳门启程的前一天，会打封电报给他，时间大约是一个星期之内。既然还有好几天，关于安顿翁翠珠小姐的问题，等宝敦回来再商量，想些办法吧。宝敦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点子。

今天决定去探望妈妈。

一想到妈妈一个人住在那个木屋区，他就不安，总有一



种内疚和惭愧之情袭击着他。尽管这毕竟是妈妈的意思，但传开去，总是不大好吧。

他下楼后，就先上附近的一个菜市，买了几两蘑菇，又到卖鸡鸭的档子，叫小贩帮他挑一只好鸡。

“这一只好。”那个小贩指着一只很肥的母鸡。

王德摇摇头：“太肥了一点吧？”

“干什么用的？”小贩问他。

“想嫩。”王德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喜欢嫩鸡给他滋补，而今第一次买鸡孝敬母亲，竟然不知道嫩鸡要选怎么样的鸡才好，感到有些心酸，有些惭愧。

“你听我的，保证不会错的。”小贩选了另外一只，就动手宰，烫热水、拔毛、剖肚、去秽物……王德任由他边说边做；不一会，一只光鸡已递到他手上。

王德付了钱。匆匆走出菜市场，转入那条每天都要走几趟的小路。一边走一边犹豫不决，是搭车去，还是步行去。母亲住的那木屋区，距此并不太远，但也得走二十分钟。——走到车站，见到上班挤巴士的人多，马上打消了搭车的念头，心想还是走路去好了。

他连走路也爱思考一些问题。有一次，竟把一个老人撞倒了，吓得他忙冲过去，扶起她。老人虽然没有对他怒目而视，出口大骂，但他那份歉意刹时已布满胸腹。

他走了两步，便浑身不自在，良心在谴责他，似乎命令他转身；他真的又转身，走到老太婆跟前，连说了两声“对不起”，接着又从袋里取出五十元，说是要给老太婆治伤。老太婆摇摇头拒绝了。王德一时尴尬住。

“那……我送你上医院看一看，好吧？”王德说。

“跌那么一交，就会跌死我嘛！”老太婆笑道，又安慰